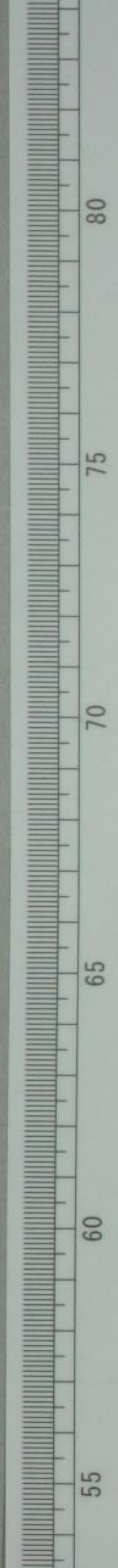




A-1-B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63  
8



文庫 11  
D.263  
8

後漢書卷之四十一

劉玄劉盆子傳第一

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

爾雅曰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昆弟帝王紀曰春陵戴

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納平林何氏女生更始

弟為人所殺聖公結客

欲報之客犯法

續漢書曰時聖公聚客家有酒請游微飲賓客醉歌言朝亨兩都刷游徼

後來用調羹味游徼大怒縛捶數百

聖公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

張聖公詐死使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

自逃匿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苽而

食之更相侵奪

爾雅曰芎鳧苽郭璞曰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芎

劉玄傳

柳田氏

010190562048

音胡了反鳧訛

續漢書作符訾 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

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亾命馬武王常成丹等往

從之共攻離鄉聚藏於綠林中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大曰數月間至

七八千人地皇二年王莽年也荆州牧某史闕名也發奔命二

萬人攻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

汭陽縣汭西北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續漢書曰牧欲北歸隨武

等復遮擊之鈎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不敢殺牧也○劉敞曰案馬謂之驂人謂之參乘只合用參字

遂攻拔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安陸

郡屬江夏郡今安州縣也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

州郡不能制三年大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

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王鳳馬武及其

支黨朱鮪張印等續漢書印作印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

稱將軍七月匡等進攻隨未能下隨縣屬南陽郡今隨州縣平林

人陳牧廖湛廖音力弔反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

之聖公因往從牧等為其軍安集掾欲其安集軍眾故權以為官名

是時光武及兄伯升亦起春陵與諸部合兵而進四

年正月破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斬之號

後漢書卷四十二

劉玄傳

聖公為更始將軍眾雖多而無所統一諸將遂共議立更始為天子二月辛巳設壇塲於涇水上沙中陳兵大會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天下建元曰更始元年悉拜置諸將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成國上公朱鮪大司馬伯升大司徒陳牧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五月伯升拔宛六月更始入都宛城盡封宗室及諸將為列侯者百餘人更始忌伯升威名遂誅之以光祿勳劉賜為大司徒前鍾武侯劉曄

起兵畧有汝南時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

茂既敗於昆陽往歸之八月曄遂自立為天子以尤

為大司馬茂為丞相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

洛陽風俗通曰哀姓魯哀公之後因謚以為姓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

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司直李松攻武關三

輔震動是時海內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

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長安

中起兵攻未央宮九月東海人公賓就斬王莽於漸

臺風俗通曰公賓姓也魯大夫公賓庚之後漸臺太液池中臺也為水所漸潤故以為名收璽

葬不如是  
云心葬  
若不葬  
葬位而  
終于國  
相之位  
即與霍  
光等百  
世無良  
是

後漢書卷四十二 皇后傳 三  
綬傳首詣宛更始時在便坐黃堂取視之喜曰葬不  
如是當與霍光等寵姬韓夫人笑曰若不如是帝焉  
得之乎更始悅乃懸葬首於宛城市是月拔洛陽生  
縛王匡哀章至皆斬之十月使奮威大將軍劉信擊  
殺劉堅於汝南并誅嚴尤陳茂更始遂北都洛陽以  
劉賜為丞相申屠建李松自長安傳送乘輿服御又  
遣中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  
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歿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  
更始失道將亡之徵初王莽敗唯未央宮被焚而已

其餘宮館一無所毀宮女數千備列後庭自鐘鼓帷  
帳輿輦器服太倉武庫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  
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  
首刮席不敢視作顏色變  
也俛俯也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  
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相視李松與棘  
陽人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  
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太常將軍劉祉  
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  
大將軍劉嘉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匡

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衛尉大將  
 軍張卬為淮陽王廷尉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  
 大將軍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王尚書胡殷為  
 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鄧  
城縣南也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  
 為襄邑王大司空陳牧為陰平王陰平縣屬廣漢國驃騎大  
 將軍宋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曰臣非  
 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鮪為左大司馬劉賜  
 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撫關東以李

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  
 女為夫人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  
 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  
 內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  
 自縱放若此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  
 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乎起抵破書案  
抵擊也趙萌專權滅福自己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  
 怒拔劍擊之自是萌復敢言萌私忿侍中引下斬之  
 更始救請不從時李軼朱鮪擅命山東王匡張卬橫

暴三輔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  
多著繡面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襜褕諸于見光武紀續漢

志曰時智者見之以為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為赤眉所殺長安

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

內侯公羊傳曰炊亨為養軍帥將軍劉放曰案是時多置軍師鄧禹傳亦作軍帥將軍此

當作豫章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

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

海春秋漢合寧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二十七大夫法山陵八

十一元士法谷阜合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

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

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

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

漢法十里一亭亭置一長捕賊掾專捕盜賊也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

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孟子對梁惠王

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求魚也海內望此有以闕度漢祚臣非

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愔此舉厝敗材傷錦所

宜至慮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

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

鹿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重乎未嘗操刀而使之割其傷實多也惟割既往謬妄

之失思隆周文濟濟之美割絕也詩大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更始

怒繫淑詔獄自是關中離心四方怨叛諸將出征各自專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十二月赤眉西入

關三年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劉嬰為天子初

望見更始政亂度其必敗謂安陵人弓林等曰前定

安公嬰平帝之嗣雖王莽篡奪而嘗為漢主今皆云

劉氏真人當更受命欲共定大功何如林等然之乃

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立之今涇州縣也聚黨數千人

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與討難將軍蘇

茂等擊破皆斬之又使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

死者千餘人三月遣李松會朱鮪與赤眉戰於務鄉

務音莫老反字林云毒草也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務鄉東觀記曰徐宣樊崇等入至弘農枯櫛山下與更始將軍蘇茂戰崇北至務鄉轉至湖湖即湖城縣也以此而言其務蓋在今號州湖城縣之間

松等大敗棄軍走死者三萬餘人時王匡張卬守河

東為鄧禹所破還奔長安卬與諸將議曰赤眉近在

鄭華陰間旦暮且至今獨有長安見滅不久不如勒



兵掠城中以自富轉攻所在東歸南陽收宛王等兵

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申屠建廖湛等皆以

為然其入說更始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及赤眉立

劉盆子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

擷以拒之擷音子侯反續漢志曰新豐有鴻門亭擷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

申屠建等與御史大夫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貍臄

時共劫更始前書音義曰貍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臄其俗語曰臄臘社伏貍音丑于反臄音婁俱成前計侍中劉能

卿知其謀以告之更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卬等皆

入將悉誅之唯隗囂不至更始狐疑使卬等四人且

待於外廬卬與湛殷疑有變遂突出獨申屠建在更

始斬之卬與湛殷遂勒兵掠東西市昏時燒門入戰

於宮中更始大敗明日將妻子車騎百餘東奔趙萌

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

竝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

卬等合李松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匡卬於城內連

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輔黃圖曰從洛門至周廟門

有長信宮在其中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赤眉生得

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使謂之曰開城門

活汝兄汎即開門九月赤眉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厨

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厨官俗名之為厨城門今長安故城

北面之中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城更始

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赤眉立其弟盆子

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

都尉嚴本本或作平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將兵在

外號為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

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

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

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

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

先歿拔劍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

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

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三輔苦赤眉暴虐皆

憐更始而張卬等以為慮謂祿曰今諸營長多欲篡

聖公者一旦失之合兵攻公自滅之道也於是祿使

從兵與更始共牧馬於郊下因令縊殺之劉恭夜往  
 收藏其屍光武聞而傷焉詔大司徒鄧禹葬之於霸  
 陵有三子求歆鯉明年夏求兄弟與母東詣洛陽帝  
 封求為襄邑侯奉更始祀歆為穀孰侯鯉為壽光侯  
 求後徙封咸陽侯求卒子巡嗣復徙封灌澤侯襄邑  
即春  
秋襄牛地也今為縣在宋州西穀孰縣屬梁國在宋  
 州東南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也灌澤縣今澤  
 州縣故巡卒子姚嗣

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為紂未可伐斯  
 時有未至者也史記曰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  
 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東

觀兵孟津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漢起驅輕黠鳥  
 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合之衆輕黠謂輕銳黠也鳥  
 合如鳥鳥之羣合也不當天下萬分之一

而旌旃之所撫及撫與  
 麾同書文之所通被莫不折戈頓

穎爭受職命非唯漢人餘思固亦幾運之會也夫為  
 權首鮮或不及左傳曰無始禍前書曰  
 無為權首將受其咎陳項且猶未

興况庸庸者乎  
 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式縣名中  
 興縣廢城陽景王章之後也

章高帝孫  
 朱虛侯也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王莽篡  
 位國除因為式人焉天鳳元年琅邪海曲有呂母者

呂母

子為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

海曲縣名故城在密州莒縣東續漢書曰呂母

子名育為游微犯罪也

呂母怨宰密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

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酤者皆賒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償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為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少年壯其意又素受恩皆許諾其中勇士自號猛虎遂相聚得數十百人

東觀記曰賓客徐次子等自號

猛虎猛音於責反力可搯虎言其勇也今為猛字搯與猛相類也

因與呂母入海中

招合亡命眾至數千呂母自稱將軍引兵還攻破海

曲執縣宰諸吏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臯不當

死而為宰所殺殺人當死又可請乎遂斬之以其首

祭子冢復還海中後數歲琅邪人樊崇起兵於莒

東觀

記曰樊崇字細君

眾百餘人轉入太山自號三老時青徐大

饑寇賊蜂起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

人崇同郡人逢安

劉放曰案逢字從夆音龐字自今夆非借逢為龐音此傳內皆誤

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

東觀記曰逢音龐安字少子東莞人也徐宣字驕禪謝祿

字子奇皆東海臨沂人也

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

不能下轉掠至姑幕姑幕縣名故城在今密州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因擊

王莽探湯侯田況大破之王莽改北海益縣曰探湯殺萬餘人遂

北入青州所過虜掠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南城縣屬東海郡有

南城山因以為名也初崇等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

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

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

次從事次卒吏汎相稱曰臣人○劉敞曰案三老從事卒史皆是漢小吏

名或鄉官也赤眉之起不知自名官府取耳目所熟者為稱呼故有此號後人不曉誤以史為吏字卒吏絕無義理當改為卒史又按前書言盜賊

豈稱巨人今此為臣人亦誤也當作巨王莽遣平

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眾與莽兵

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

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無鹽縣名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廉

丹戰死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圍莒數月

或說崇曰莒父母之國奈何攻之乃解去時呂母病

死其眾分入赤眉青犢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

莽沂平大尹王莽改東海郡曰沂平以郡守為大尹戰敗死者數千人

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

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崇等聞漢室復興即

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  
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乃  
遂亾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眾為二部崇與逢安  
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  
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今汝州梁縣也擊殺  
河南太守赤眉眾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  
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眾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  
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武關在今商州今商州上洛縣東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山為地門上為天兩

道俱入三年正月俱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  
眾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  
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祠城陽景  
王以求福助以其定諸呂安社稷故郡國多為立祠焉益子承其後故軍中祠之巫狂  
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逆  
說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  
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  
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

服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今華州縣乃相與議

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其尊立之六

月遂立盆子為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

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

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為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

從更始在長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放曰

案吏當為史說並見上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

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

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崇等議曰聞古天子將兵

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

中札簡也笥篋也遂於鄭北設壇塲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

事皆大會陛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

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

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眾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

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復還依依俠卿俠卿為制絳單

衣半頭赤幘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為名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統者幘尚赤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曰太子有空頂幘一枚即半頭幘之製也直綦履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為飾也乘軒車大馬

後漢書卷三十一 盆子傳

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於軾前飾續漢志曰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裳也

絳檐絡

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為

而為眾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經

遂其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大司馬謝祿

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

叛將張卬等連和遂攻東都門

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

謹謹也謹音火完反

拔劍擊柱不能

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保壁由是皆復固守至臘日崇

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

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

記事書於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

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反更殺亂

看亦亂也

戲尚不如此皆可格殺

相拒而殺之曰格

更相辯鬪而兵眾

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

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



與中黃門共臥起唯得上觀閣而不聞外事時掖庭

中宮女猶有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掘庭

中蘆菹根爾雅曰葵蘆菹音步山反菹字或作菹捕池魚而食之死者

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甘泉樂人尚共擊鼓歌舞衣

服鮮明甘泉宮有祭祠之所樂人謂掌祭天之樂者也見盆子叩頭言饑盆

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死不出

劉恭見赤眉眾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禍密教盆

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建武二年正月朔崇等大

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

年肴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所益願得退

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此皆崇等

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侯事邪劉恭為式侯言眾立天子非恭

所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

縣官而為賊如故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

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避

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離避也誠冀諸

君肯哀憐之耳因涕泣噓唏唏與崇等及會者數百

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

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其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得二十餘日赤眉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引兵而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為猛盛眾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於郿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地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

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為札長尺廣一寸半為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為玉匣也故赤眉

得多行姪穢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郁

夷郁夷縣屬右扶風也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九月赤眉復

入長安止桂宮長安記曰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時漢中賊延岑

出散關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

精兵在外唯盆子與羸弱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

祿救至夜戰橐街中三輔舊事曰長安城中有橐街禹兵敗走延岑

及更始將軍李寶合兵數萬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

等大敗，死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人，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守，不下。赤眉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光武乃遣破虜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

等屯宜陽，分為二道，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

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

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湖縣故城在今虢州

湖城縣西南

禹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

異破之於崤底。

即崤坂也，在今洛州永寧縣西北。

帝聞乃自將幸宜

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

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

帝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

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

劔及玉璧各一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宜陽縣故

城韓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酈元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也

帝令縣厨賜食衆積困餒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日

大陳兵馬臨洛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謂盆子曰

自知當歿不對曰罪當應死猶幸上憐赦之耳帝笑

曰兒大黠宗室無蚩者釋名曰蚩癡也又謂崇等曰得無悔

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

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

計議歸命聖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

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

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

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

錚言微有剛利也錚音初耕反佼佼音古巧反佼佼好貌也詩曰佼人僚兮今相傳云音胡巧反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

為勝也又曰諸卿大為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

社稷汗井竈

○劉攽曰案文

當云攻城破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

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

自以為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

妻子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

反誅死楊音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  
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為更始報殺謝祿自  
專猶赦不誅帝憐盆子賞賜甚厚以為趙王郎中後  
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以為列肆均輸官名屬司農肆市列也桓  
寬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物多  
若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  
使食其稅終身

贊曰聖公靡聞假我風雲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

公初起無所聞知借我中興風雲之便始順歸歷終然崩分赤眉阻亂

阻恃也盆子探符雖盜皇器皇器猶神器謂天位也乃食均輸

後漢書卷之四十二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

以高可七有天子氣時道魯王子林景帝七好奇數

始順歸歷終然崩分亦

後漢書卷之四十二

王劉張李彭盧傳第二

王昌一名郎趙國邯鄲人也素為卜相工明星歷常

以為河北有天子氣時趙繆王子林景帝七代孫也好奇數

術任俠於趙魏間多通豪猾而郎與之親善初王莽

篡位長安中或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王莽傳曰時男

子武仲自稱劉子輿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

下殿卒僵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日乃解遂隻身就

館趙后欲害之趙飛鸞也偽易它人子以故得全東觀記曰宮婢

子輿自語

後漢書卷三十三 王昌傳

生子正與同時即易之也輿年十二○劉攽曰案上下文皆言子輿此少一子字識命

者郎中李曼卿識命謂知天命也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丹陽

楚所封也在今歸州秭歸縣東也二十還長安展轉中山來往燕趙

以須天時須待也林等愈動疑惑乃與趙國大豪李育

張參等通謀規共立郎會人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

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衆心百姓多信之

更始元年十二月林等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

止於王宮故趙王之宮也立郎為天子林為丞相李育為大

司馬張參為大將軍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

曰制詔部刺史郡太守曰○劉攽曰案文多下一曰字凡有曰字皆史臣所加

詔不自言曰也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咎遭趙氏之禍因

以王莽篡殺賴知命者將護朕躬東觀記曰知命者謂侍郎韓公等

解形河濱削迹趙魏解形猶脫身也王莽竊位獲罪於天

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

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南嶽諸劉為其

先驅聖公光武本自春陵北徙故春陵近衡山故曰南嶽諸劉也朕仰觀天文乃

興于斯以今月壬辰即位趙宮休氣熏蒸應時獲雨

蓋聞為國子之襲父古今不易劉聖公未知朕故且

後漢書卷三十三 王昌傳

持帝號諸興義兵咸以助朕皆當裂土享祚子孫已

詔聖公及翟太守亟與功臣詣行在所天子所在疑

刺史二千石皆聖公所置未覩朕之沈滯或不識去

就強者負力負恃也弱者惶惑今元元創痍已過半矣

痍傷也朕甚悼焉故遣使者班下詔書郎以百姓思漢

既多言翟義不死故詐稱之以從人望於是趙國以

北遼東以西皆從風而靡明年光武自薊得郎檄南

走信都走趣也音子豆反發兵徇滎縣遂攻栢人不下議者

以為守栢人不如定鉅鹿光武乃引兵東北圍鉅鹿

郎太守王饒據城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

王饒士眾疲敝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

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光武善其計乃留將軍鄧滿

續漢書滿作滿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門郎數出戰

不利乃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雖稱郎實

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

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光武曰顧得全身可矣顧猶

念也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固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相

率但全身而已遂辭而去因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



傳李立為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道  
死追斬之

劉永者梁郡睢陽人梁孝王八世孫也傳國至父立

元始中立與平帝外家衛氏交通衛氏平帝母家也中山衛子豪之女

為王莽所誅更始即位永先詣洛陽紹封為梁王都

睢陽永聞更始政亂遂據國起兵以弟防為輔國大

將軍防弟少公御史大夫封魯王遂招諸豪傑沛人

周建等竝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

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

行將軍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是時東海人董憲起

兵據其郡而張步亦定齊地永遣使拜憲翼漢大將

軍步輔漢大將軍與其連兵遂專據東方及更始敗

永自稱天子建武二年夏光武遣虎身大將軍蓋延

等伐永初陳畱人蘇茂為更始討難將軍與朱鮪等

守洛陽鮪既降漢茂亦歸命光武因使茂與蓋延俱

攻永軍中不相能茂遂反殺淮陽太守掠得數縣據

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蓋延遂圍

睢陽數月拔之永將家屬走虞虞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虞城縣

虞人反殺其母及妻子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蘇茂  
佼彊周建合軍救永為蓋延所敗茂奔還廣樂彊建  
從永走保湖陵三年春永遣使立張步為齊王董憲  
為海西王於是遣大司馬吳漢等圍蘇茂於廣樂周  
建率眾救茂茂建戰敗棄城復還湖陵而睢陽人反  
城迎永反音吳漢與蓋延等合軍圍之城中食盡永  
與茂建走鄩今亳州縣也諸將追急永將慶吾斬永  
首降封吾為列侯蘇茂周建奔垂惠共立永子紆為  
梁王佼彊還保西防四年秋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

尉王霸圍紆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救之紆建亦  
出兵與武等戰不尅而建兄子誦反閉城門拒之建  
茂紆等皆走建於道歿茂奔下邳與董憲合紆奔佼  
彊五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攻佼彊於西防彊與劉  
紆奔董憲時平狄將軍龐萌反叛遂襲破蓋延引兵  
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故城在  
今兗州龔丘  
縣西龐萌山陽人初亡命在下江兵中更始立以為  
冀州牧將兵屬尚書令謝躬其破王郎及躬敗萌乃  
歸降光武即位以為侍中萌為人遜順甚見信愛帝

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  
 拜為平狄將軍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  
 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帝聞之大怒乃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社稷之臣將軍得  
 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憲聞帝  
 自討龐萌乃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  
 彊助萌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  
 重自將輕騎三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  
 桃鄉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賊亦勒兵挑戰帝不聽

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  
 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  
 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與諸將到乃率眾軍進  
 桃城而帝親自搏戰大破之萌茂彊夜棄輜重逃奔  
 董憲乃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自將銳卒拒  
 新陽新陽縣屬東海郡帝先遣吳漢擊破之憲走還昌慮漢  
 進守之憲恐乃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  
 去昌慮三十里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丞縣北丞音時證反帝至蕃  
 蕃音皮又音婆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

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

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復大破之。眾皆奔散，遣吳

漢追擊之。佼彊將其眾降。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

入繒山。繒縣名，故城在今沂州丞縣東北。繒山即其縣之山也。數日，吏士聞憲

尚在，復往往相聚，得數百騎，迎憲入郟城。吳漢等復

攻拔郟，憲與龐萌走保胸。縣名，屬東海郡，今海州胸山縣西有故胸城。秦始皇

立石以為東關門，即此地也。劉紆不知所歸，軍士高扈斬其首降

梁地。悉平。吳漢進圍胸，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

取贛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贛音貢。琅邪太守陳俊攻之，憲萌

走澤中，會吳漢下胸城，進盡獲其妻子。○劉攽曰：案文多一進字。

憲乃流涕謝其將士曰：「妻子皆已得矣。」為吳漢所得也。嗟乎

久苦諸卿，乃將數十騎夜去，欲從間道歸降，而吳漢

校尉韓湛追斬憲於方與。方與音防預。方與人黔陵亦斬

萌，皆傳首洛陽，封韓湛為列侯，黔陵關內侯。

張步字文公，琅邪不其人也。漢兵之起，步亦聚眾數

千，轉攻傷縣，下數城，自為五威將軍，遂據本郡。更始

遣魏郡王閎為琅邪太守，步拒之，不得進。閎為檄曉

喻吏人，降得贛榆等六縣，收兵數千人，與步戰不勝。

時梁王劉永自以更始所立貪步兵彊承制拜步輔漢大將軍忠節侯督青徐二州使征不從命者步貪其爵號遂受之乃理兵於劇劇縣名在今青州壽光縣南也以弟弘為衛將軍弘弟藍玄武大將軍藍弟壽高密太守遣將徇太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諸郡皆下之步拓地浸廣浸漸也兵甲日盛王閎懼其眾散乃詣步相見欲誘以義方步大陳兵引閎怒曰步有何過君前見攻之甚乎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而文公擁兵相距闕攻賊耳何謂甚邪步嘿然良久離席跪謝乃

陳樂獻酒待以上賓之禮令閎關掌郡事關通也建武

尊

三年光武遣光祿大夫伏隆持節使齊拜步為東萊太守劉永聞隆至劇乃馳遣立步為齊王步即殺隆而受永命是時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及劉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紆為天子自為定漢公置百官王閎諫曰梁王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東頗能歸之今尊立其子將疑眾心且齊人多詐及蕭日公孫弘之詞宜且詳之步乃止五年步聞帝將攻之以其將費邑為濟南王屯歷下冬建威大將軍

耿弇破斬費邑進拔臨淄步以弇兵少遠客可一舉

而取乃悉將其眾攻弇於臨淄步兵大敗還奔劇帝

自幸劇步退保平壽今青州北海縣也蘇茂將萬餘人來救

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

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

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

為列侯步遂斬茂使使奉其首降步三弟各自繫所

在獄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後與家屬居洛陽王閔

亦詣劇降八年夏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

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擊斬之王閔

者王莽叔父平阿侯譚之子也哀帝時為中常侍時

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賢盛閔屢諫忤旨哀帝臨

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懼

懼閔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宣德後閣三輔黃圖曰未央宮

有宣德殿閣宮中門也舉手叱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

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邪賢

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璽綬閔馳上太后朝廷

壯之及王莽篡位潛忌閔乃出為東郡太守閔懼誅

常繫藥手內，莽敗漢兵起，閔獨完全。東郡三十餘萬戶歸降更始。

李憲者，潁川許昌人也。王莽時為廬江屬令。王莽每郡置屬

今職如都尉莽末，江賊王州公等起，眾十餘萬，攻掠郡縣。

莽以憲為偏將軍，廬江連率，擊破州公。莽敗，憲據郡。

自守。更始元年，自稱淮南王。建武三年，遂自立為天子。

子置，公卿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四年秋，光武幸壽。

春，遣揚武將軍馬成等擊憲，圍舒。廬江舒縣至六年正月。

拔之，憲亡。徙其軍士帛意。帛姓也，宋帛產之後也。見韓非子也。追斬憲。

而降，憲妻子皆伏誅。封帛意漁浦侯。後憲餘黨淳于。

臨等，猶聚眾數千人，屯灊山，攻殺安風令。灊山，安豐皆縣名，屬

廬江郡灊縣故城，今壽州也。○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揚州。

牧歐陽歙遣兵不能剋。帝議欲討之。廬江人陳眾為。

從事，白歙請得喻降臨。曉喻其意而降之也。於是乘單車駕白。

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共生為立祠，號白馬陳從事。

云。

彭寵字伯通，南陽宛人也。父宏，哀帝時為漁陽太守。

偉容貌，能飲飯。飯音扶，遠反。有威於邊。王莽居攝，誅不附。

已者宏與何武鮑宣竝遇害寵少為郡吏地皇中為

大司空士

王莽時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元士三人○劉敞曰察王莽傳一卿置大夫三人

一大夫置士三人此文不具從王邑東拒漢軍到洛

陽聞同產弟在漢兵中懼誅即與鄉人吳漢亾至漁

陽抵父時吏

抵歸也

更始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

謂幽并也

承制得專拜二千石已下鴻至薊以寵漢竝鄉

閭故人相見歡甚即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漢

安樂令

安樂縣名屬漁陽郡故城在今幽州潞縣西北也

及光武鎮慰河北

至薊以書招寵寵具牛酒將上謁會王郎詐立傳檄

燕趙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其兵北州衆多疑惑欲

從之吳漢說寵從光武語在漢傳會上谷太守耿況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光武寵乃發步騎三

千人以吳漢行長史及都尉嚴宣護軍蓋延狐奴令

王梁

狐奴縣名屬漁陽郡

與上谷軍合而南及光武於廣阿光

武承制封寵建忠侯賜號大將軍遂圍邯鄲寵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王郎歿光武追銅馬北至薊寵上謁

自負其功意望甚高

負恃也

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

不平

不能滿其意故心不平也

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



曰前吳漢北發兵時大王遺寵以所服劔又倚以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迎閣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浮因曰王莽為宰衡時甄豐旦夕入謀議時人語曰夜半客甄長伯長伯豐字也豐平帝時為少府王莽篡位時為更始將及莽篡位後豐意不平卒以誅死光武大笑以為不至於此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竝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我功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鹽鐵官寵轉以買穀買易也積珍寶益富彊朱浮與寵不

相能浮數譖構之建武二年春詔徵寵寵意浮賣已

上疏願與浮俱徵又與吳漢蓋延等書盛言浮枉狀

枉譖已之狀也固求同徵帝不許益以自疑而其妻素剛不

堪抑屈固勸無受召寵又與常所親信吏計議皆懷

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

因畱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

攻朱浮於薊分兵徇廣陽上谷右北平又自以與耿

況俱有重功而恩賞竝薄數遣使要誘況况不受輒

斬其使秋帝使游擊將軍鄧隆救薊隆軍路南浮軍

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若汝也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

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明年春寵遂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遣使以美女繒綵賂遺匈奴要結和親單于使左南將軍七八千騎往來為游兵以助寵又南結張步

及富平獲索諸豪桀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為質也左傳曰交質往來道路無壅前書音義曰以利合曰從以威力相脅曰橫遂攻拔薊城自立為

燕王其妻數惡夢又多見怪變東觀記曰夢羸祖冠憤踰城髡徒推之又

寵堂上聞蝦蟇聲在火鑪下鑿地求之不得也卜筮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子后蘭卿質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

無親於中五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

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教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劉敞曰案文

多一命字教即赦下之書下文自有命字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東觀

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妻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已也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

後漢書卷四十三 董卓傳

三

後漢書卷四十三 宣帝本紀  
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  
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  
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疋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  
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  
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卽斬寵及妻  
頭置囊中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明  
旦閤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屍驚怖其尚書韓  
立等共立寵子午爲王以子后蘭卿爲將軍國師韓  
利斬午首詣征虜將軍祭遵降夷其宗族

盧芳字君期安定三水人也居左谷中

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右

谷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南

王莽時天下咸思漢德芳由是詐自

稱武帝曾孫劉文伯曾祖母匈奴谷蠡渾邪王之姊  
爲武帝皇后生三子遭江克之亂太子誅皇后坐歿  
中子次卿亾之長陵小子回卿逃於左谷霍將軍立  
次卿迎回卿回卿不出因居左谷生子孫卿孫卿生  
文伯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  
羗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  
以西更始敗三水豪傑共計議以芳劉氏子孫宜承

宗廟乃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

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曰匈奴本與漢約為兄弟

高祖時與冒頓單于約為兄弟後匈奴中衰呼韓邪單于歸漢漢為

發兵擁護世世稱臣呼韓邪單于降漢入朝宣帝擁護國內遂定今漢亦

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

將數千騎迎芳句音古侯反芳與兄禽弟程俱入匈奴單

于遂立芳為漢帝以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初五原人李興隨昱朔方人田颯代郡人石鮪閔堪

各起兵自稱將軍建武四年單于遣無樓且渠王入

五原塞塞屬五原郡因以為名與李興等和親告興欲令芳還

漢地為帝五年李興閔堪引兵至單于庭迎芳與俱

入塞都九原縣九原縣名故城在勝州銀山縣也掠有五原朔方雲

中定襄鴈門五郡竝置守令與胡通兵侵苦北邊六

年芳將軍賈覽將胡騎擊殺代郡太守劉興芳後以

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而其朔方太守田颯雲

中太守橋扈恐懼叛芳舉郡降光武令領職如故後

大司馬吳漢驃騎大將軍杜茂數擊芳竝不剋十二

年芳與賈覽共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昱留守九原

欲脅芳降芳知羽翼外附心膂內離遂棄輜重與十

餘騎亾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隨使者程恂詣

闕拜昱爲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謂琢鑿之故以爲名下有鐫羌侯卽其

類昱弟憲武進侯十六年芳復入居高柳高柳縣名故城在今

雲州定襄縣與閔堪兄林使使請降乃立芳爲代王堪爲

代相林爲代太傅賜繒二萬匹因使和集匈奴芳上

疏謝曰臣芳過託先帝遺體棄在邊陲社稷遭王莽

廢絕以是子孫之憂所宜共誅故遂西連羗戎北懷

匈奴單于不忘舊德權立救助是時兵革竝起徃徃

而在臣非敢有所貪覬覬望也期於奉承宗廟興立社

稷是以久僭號位十有餘年罪宜萬死陛下聖德高

明躬率衆賢海內賓服惠及殊俗以肺附之故肺附若肝

肺相附著猶言親戚也赦臣芳罪加以仁恩封爲代王使備北

藩無以報塞重責冀必欲和輯匈奴輯音才入反郭景純云古集字

不敢遺餘力負恩貸負猶背也謹奉天子玉璽思望闕庭

詔報芳朝明年正月其冬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名故城

復背叛遂反與閔堪閔林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

後漢書卷四十三 盧芳傳

迎芳及妻子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初安定

屬國胡與芳為寇及芳敗胡人還鄉里積苦縣官徭

役其中有駁馬少伯者素剛壯二十一年遂率種人

反叛與匈奴連和屯聚青山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乃遣將兵

長史陳訢呂忱云訢古欣字率三千騎擊之少伯乃降徙於

冀縣冀縣屬天水郡今秦州伏羌縣

論曰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左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云乎對曰未也臣聞

盛德必百代祀虞之代數未也孔子曰寬則得衆夫能得衆心則百

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

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周

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詩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

不伐其樹又況其子孫哉劉氏之再受命蓋以此乎若數

子者豈有國之遠圖哉劉攽曰案文國上少一字不成文理蓋有經字也因

時擾攘苟恣縱而已耳然猶以附假宗室能掘強歲

月之間掘強謂強梁也前書伍被請淮南王安曰掘強江淮之間苟延歲月之命觀其智

畧固無足以憚漢祖發其英靈者也言此數子非漢祖之敵不足奮

發英靈而憚畏之也贊曰天地閉革革改也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

應乎野戰羣龍喻英雄並起也易曰龍戰于野昌芳

僭詐梁齊連鋒梁王劉永寵負強地據漁憲縈浚江

起廬實惟非律代委神邦易曰師出以律律法也古

破滅委棄其神臯之國伏於光武也

其齒又我其子終若隆刃之再受命益以出乎昔燧

人之思吾公愛其甘棠魏徵曰甘棠之可憫人思之

其之若然限映高跡奉文之真寸誅然入凶繁其思

後漢書卷之四十三

隗囂公孫述傳第三囂音五高反

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成紀縣名故城在今少

仕州郡王莽國師劉歆引囂為士王莽置國師位上

制九卿分屬三公每一卿置大夫三人一大夫置元士三人歆歿囂歸鄉里季父

崔素豪俠能得眾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

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囂止之

曰夫兵凶事也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宗族何辜崔不聽

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縣名屬天水郡故城

在今秦州伏羗縣西北王莽改天水郡曰鎮戎郡守曰大尹

崔廣等以為舉事宜

立主以一衆心咸謂囂素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

將軍囂辭讓不得已曰諸父衆賢不量小子必能用

囂言者乃敢從命衆皆曰諾囂既立遣使聘請平陵

人方望以為軍師

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

望至說囂曰足下欲

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王莽尚據長

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命將何以見信於衆

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所謂神道設教求助人神

者也

易觀卦曰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

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

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囂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宗世宗

囂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

史祝史也璧者所以祀神也

祝畢

有司穿坎于庭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也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

其牲加書於上而葬之

牽馬操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

該音引字詁鋌即題音徒啓反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盜為題據下文云鋌不濡血明非益盜之類前書甸

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

七也撓攪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故反曰凡

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允承天道興輔劉宗如



懷姦慮明神殛之

殛誅也

高祖文皇武皇裨墜厥命厥

宗受兵族類滅亾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

軍曰鋌不濡血軟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

而薶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

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

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

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

正屬令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

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

○劉敞曰大尹尹尉隊大夫案王莽置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注云又

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二字部又當作郡也故

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

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符書

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

下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

大風毀莽玉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為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

戲弄神祇謂仙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儁欲來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

至五十餘人○劉敞曰案本傳作五千人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

前書朱光

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天下昭然所共聞見

今畧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

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

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

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

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乎嗟呼告天以求救

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

數欲至萬世史記曰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

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而莽下三

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

元布告天下循亾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

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田為王

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規錮山澤奪民本業

莽制名山山大造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黃帝

澤不得採取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

帝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

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

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半之為銅樽攄飾以金銅

瑀文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

也○劉敞曰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工凡興作不專

在土也又注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王翁孺故稱孺

王不當發冢河東攻劫丘壟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

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

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騎四十人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

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象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不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為不順時之法灌以

醇醢裂以五毒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葬之政令

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

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

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

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山大澤

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

增重賦歛刻剥百姓厚自奉養苞

苴流行財入公輔

禮記曰苞苴筭筭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

為姦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

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

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

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

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邯

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羗戎東摘滅貊

摘擾也西羗龐恬傳幡等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陳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

郡強迫之皆使四境之外竝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

亡出塞為寇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

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

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

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

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

大臣反據亾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

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秩

宗陳茂舉眾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今山東之

兵二百餘萬口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

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高高也謂興滅繼絕封

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侯西域

服于高句麗曰下句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周禮

禮今皆復其爵號申命百姓各安其

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責在君嚮乃勒兵

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

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皆

以上徵文

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囂，及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之所常有也。而大事草創，草創謂初始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望平陵人，以與囂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云：郭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

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

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

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耳。望無耆耆之德，而猥

託賓客之上，猥猶濫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潔去

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句

踐乘偏舟於五湖，偏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曰：范蠡與句踐滅吳，為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偏舟於江湖。○劉放曰：偏舟，案史傳皆

作扁舟扁特也 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巡於河上逡巡不進

也左傳曰晉公子重耳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亾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夫以二子之賢勒銘

兩國猶削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

聞烏氏有龍池之山烏氏縣名屬安定郡故城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 微徑

南通與漢相屬其傷時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

願將軍勉之囂等遂至長安更始以為右將軍崔義

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叛歸囂懼并禍即以事告

之崔義誅歿更始感囂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

眉入關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囂即說更始

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欲劫更

始東歸囂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使者召囂囂稱

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使執金

吾鄧曄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囂囂閉門拒守

至昏時遂潰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三輔黃圖曰長安城

南面西頭門亾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上

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囂囂素謙

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王莽平河大尹長

安谷恭恭改清河為平河為掌野大夫平陵范逡為師友趙

秉蘇衡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祭祀時唯長者

以酒沃酌申屠剛杜林為持書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楊廣王遵

周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為大

將軍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本為河陽者誤也杜陵金丹之屬

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建武二年大司徒

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

天水囂逆擊破之於高平縣名今原州高平縣盡獲輜重於是

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囂遣將軍楊廣迎

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涇陽縣名屬安定郡今原州平原縣

南涇陽故城是也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

者多勸通使京師三年囂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

風聲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

厚慰安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與

公孫述通寇三輔囂復遣兵佐征西大將軍馮異擊

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

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

事但駑馬鈔刀不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文鈔青金也似

錫而色青賈誼云鈔刀為鈔言駑馬鈔刀不可強扶持而用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戰國策曰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立市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

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

言一且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得以絕

羣張敞書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驥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驥驥得使蒼蠅絕羣也見

敞傳隔於盜賊聲問不數將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南

距公孫之兵北禦羗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踟躕也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

他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務廣遠多所不

暇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力角力猶爭力也如令子陽到

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

之福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為言管

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事見史記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閒構也自是恩禮愈篤其

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

授囂囂自以與述敵國恥為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

之連破述軍以故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



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示囂因使討蜀以效其信囂

乃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盧芳字也

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

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故帝數

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

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

年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

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鑄羗侯

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也鑄謂鑄鑿也而囂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

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囂曰晉更始

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衆口向也一旦

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

岱王公十數謂張步據齊董憲起東海李憲守舒劉紆居垂惠佼彊周建秦豐等各據州郡

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援說囂歸光武羈旅危

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

完富士馬最強北收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

舊迹表裏山河秦外山而內河左傳曰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為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

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

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曰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要之魚不可

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脫失也失泉則涸矣神龍失執即還與蚯

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

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方面於是游士長者

稍稍去之東觀記曰杜林先去餘稍稍相隨東詣京師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間以囂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書隴蜀說文曰騰傳也

告示禍福囂賓客掾史多文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

大夫皆諷誦之故帝有所辭荅尤加意焉囂復遣使

周游詣闕先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鈔

期持珍寶繒帛賜囂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縣是也亾失財

物帝常稱囂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與隗囂事

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亾會公孫述遣兵寇南郡

南郡今荆州也乃詔囂當從天水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

囂復上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者山路懸險

棧木為閣道又多設支閣支柱障閣帝知其終不為用亾欲討

之亾猶也遂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將軍

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囂疑懼即勒兵

使王元據隴坻坻坂也郭仲產秦州記曰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

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亾歸諸將與囂戰大敗各引

退囂因使王元行巡侵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

將軍祭遵等擊破之囂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

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

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家語

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

賜歿則死加刑則刑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

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

汧水名因以為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賜囂書曰昔柴將軍與

韓信書柴將軍柴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云陛下寬

仁諸侯雖有亾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以囂文

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浚言則似不遜畧言則事不決

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

之福矣浩亦大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

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明年述以囂為朔寧王欲其寧靜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

執秋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

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

竝無利乃引還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

屬東詣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降封上維侯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俠有才

辯雖與囂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天水私於來歙

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

舊主先君蒙漢厚恩思効萬分耳又數勸囂遣子入

侍前後辭諫切甚囂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

道襲得畧陽城囂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拒

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塞雞頭道

雞頭山道也雞或作笄一名崆峒山在今原州西牛邯軍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

有瓦亭川水在今原州南囂自悉其大衆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

將李育田弇助囂攻畧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

征之數道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

長安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

以書喻之曰遵與暉上軟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

灰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

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密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

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翼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

舊都以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執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允處言所人人抵

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也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

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

不從所以吟嘯捩腕垂涕登車捩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捩腕以言

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在論議之職每及西州之

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眾已在道路吳耿

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阨當軍衝

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

在泥滯之中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

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姑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

君無忘出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黥布杖劍以歸

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去愚就義功名竝著

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

心曾參之有識邯得書沈吟十餘日乃謝士眾歸命

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

衆十餘萬皆降王元入蜀求救囂將妻子奔西城從

楊廣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弇李育保上

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高皇

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王天下既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

祖使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

必不歸降遂如黥布云欲為帝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

漢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

蓋延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囂窮

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

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亟音紀力反請自殺以

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刎割也數月王元行巡周宗

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

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

入城迎囂歸冀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北地

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九年春囂病且餓出城餐糗糒

鄭康成注周禮曰糗熬大豆與米也說文曰糒乾飯也恚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

謠曰出吳門望縵羣見一塞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

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

王明年來歙耿合蓋延等攻破落門

落門聚名也有落門谷水在今

秦州伏羗縣西

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及諸隗

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王元畱為蜀將

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舉眾詣宮降元字惠孟

初拜上蔡令遷東平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

決錄曰平陵之

王惠孟鏘鏘激昂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

雄於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

劉放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徒字

杜林傳亦可見

太中大夫馬援竝薦之以為護羗校尉與來

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騎入胡至武威

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

援引也糾收也

假制明神

謂立高祖孝文等廟而祭

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於孤立一隅介

于大國

東逼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之間

隴坻雖隘非有百二

之執

百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諸侯百萬

區區兩

郡

隴西天水也

以禦堂堂之鋒

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兵書云無擊堂堂之陣

至

使窮廟策竭征徭身歿眾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有

足懷者所以棲有四方之桀

四方雄桀者皆棲集而有之

士至投

死絕亢而不悔者矣

亢喉龍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

甲子年十月四日

謝則覺生，同成喪而為其議者，或未聞焉。

成喪猶成敗也，言事

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同為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

若囂命會符運，敵非

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嗤乎？

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不遇光武為敵，則不

讓西伯也，嗤笑也。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無

鹽徙焉。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

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

後父仁為河南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

都尉，秩比二千石也。

而述補清水長

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

少，遣門下掾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月餘，掾

辭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攝

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鬼神。

言明察也。王莽

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

王莽改蜀郡曰導江，太守曰卒正，臨邛今邛州

也。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

人宗成，自稱虎身將軍，入畧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

兵於雒縣。

商今南州，商雒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

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衆合數萬，

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

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



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  
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  
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桀皆叩頭曰  
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  
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  
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  
垣副殺成以其衆降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  
秦始皇有將垣躡東觀記曰初  
副以漢中亭長聚衆  
降成自稱輔漢將軍  
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  
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

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作悛於綿竹擊寶忠大破

走之綿竹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是威震益部功曹

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

里地什湯武枚乘諫吳王曰湯武之士不過百里若奮威德以投天際

天時之霸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

亦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蜀地

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笮君長邛笮皆西

南夷國名笮音皆來貢獻李熊復說述曰今山東饑

饑人庶相食兵所屠滅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

壤膏腴無塊果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之園又曰

瓜疇芋區前書卓王孫曰吾聞嶠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女工之業覆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之饒不

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銅銀之利丙亢

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有銅陵山其朱浮水轉漕之

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

曰楚肅王為扞關以拒蜀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

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漢

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天因地成

功之資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而名號未定志士狐

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所依歸述曰帝王有命吾何

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

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天子系十

二為期說文云八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

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會有龍出其

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

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

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

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郡

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兆尹中興以洛陽為司隸校尉部置河南尹故述數

焉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郡降述遂使將軍

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縣梁州記曰關城西南有白水關也北守南鄭今

州縣也故城在今縣東北也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州皆縣名並

屬巴郡閬中今隆州縣也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

之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中豪

桀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多往歸述時

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為將軍遂大作營壘

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

宮南鄭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檻也多刻天下

牧守印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

眾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異擊鮪

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延岑田戎為漢

兵所敗皆亾入蜀岑字叔牙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

據漢中又擁兵關西關西所在破散劉放曰案文多兩關西字

走至南陽畧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

縣眾數萬人岑戎竝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豐

延岑  
田戎

敗故二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戎

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出江關下臨沮夷

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

縣南臨沮縣名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荆州當陽縣西北夷陵縣名屬南郡今硤州縣也故城在今縣西

北○劉放曰注今夔州復縣案文少一魚字招其故眾因欲取荆州諸郡

竟不能尅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以鑄錢百姓貨

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

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

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

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為赤

制故作春秋赤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明漢至平帝十二

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代者并數呂后一姓不得再受命又

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

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並河圖名也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

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乙軋也述言西方太守能軋絕卯金也五

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

氏得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奇及得龍興之瑞數移

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帝患之乃與述書曰圖讖言

公孫卽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

光武與述書曰承赤者黃也姓當塗其名高也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

效乎王莽詐以鐵契石龜文圭玄印等為符瑞言不足倣倣也君非吾賊臣亂子

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也君日月已

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不可

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荅明年隗囂稱臣於述述騎都尉平陵人荆邯見東

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

不能廢也左傳宋子罕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之術

皆兵之由也昔秦失其守豪桀竝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

錐之地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起

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

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水上為楚所破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成臯間項

羽射傷漢王曾後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亾也

劉歆曰案文下於字當作而隗囂遭遇運會割有

雍州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也囂傳云名震西

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

瓦解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旌而麾之則瓦解而走囂不及此時推

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

友處士章句謂鄭興等也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

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囂居西無東之意故置

之度外而不為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州豪

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間使召攜貳間使謂來歙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

鄭興杜林牛邯等相次而歸光武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

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

地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

氏自潰之變王氏即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

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山在今夔州巫山縣東也築

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

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

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

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

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封疆者也

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衆鄒陽云周用烏集而王

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亟急也而坐

談武王之說是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執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郡縣官名然少為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鑿旗旄騎旄頭之騎也陳置陞戟然後輦出房闈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羣臣多諫

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囂囂敗并沒其軍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羣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囂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

安拒河池

河池今鳳州縣也

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

太守程況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及夷

陵夷道

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硤州宜都縣西

因據荆門

荆門山名也在硤

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

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

江州縣名屬巴郡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

武陽縣名故城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陳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

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

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來歟急攻王元環安安

使刺客殺歟述復令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

壻史興竝為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臧宮所破戰歿

自是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

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下比頻也開

示恩信勿以來歟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家

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

吏士思歸不樂久相屯守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朕不

食言述終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斬其大司徒謝豐



執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奈何

岑曰男兒當歿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

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歿士五千餘人以配岑於

市橋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李膺益州記曰冲星橋舊市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四里偽建

旗幟幟幡也幟音昌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

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臧宮軍

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歿城下大

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

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竝疲漢因

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曾憶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午奔陣

刺述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歿明日岑降

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

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

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

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

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麩啜羨二者孰仁韓子曰孟孫獵得麩

使秦西巴持之其母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

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良失斬將弔人之義也良猶

也甚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竝以憂歿帝下詔追贈

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葬之其忠節志義之

士竝蒙旌顯謂李業譙玄等見獨行傳程烏李育以有才幹皆擢

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越王番禺縣屬

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西南越志曰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公孫亦竊帝蜀漢推

其無他功能而至於後亾者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

之所先乎述雖為漢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憙遂

能集其志計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

時變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以高深自安昔吳

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而顧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之

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及其謝臣屬審廢興之命與夫泥首

銜玉者異日談也于寶晉記曰吳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面縛降王濬左傳曰許男

面縛銜璧以見楚子璧玉也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士漢命已還二隅方跲天數

有違江山難恃違猶去也竝起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年天下

此亦天亾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

十月廿日

少為太常陸為光祿勳以禮教養之其忠節志

亦數出山鑿卦去此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贊曰公孫賢吏則王爵士戴命日嚴二罰衣親天機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宗室四王三侯傳第四

齊武王縝字伯升縝引也音衍 光武之長兄也性剛毅慷

慨有大節自王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

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莽末盜賊羣起

南方尤甚伯升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

崩今枯旱連年兵革竝起東觀記曰王莽末年天下大旱蝗蟲蔽天盜賊羣起

四方潰畔 此亦天亾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

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光武與李通

李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合七八千人部署

賓客自稱柱天都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使宗室劉

嘉往誘新市平林兵王匡陳牧等合軍而進屠長聚

及唐子鄉殺湖陽尉進拔棘陽因欲攻宛至小長安

與王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

軍大敗姊元弟仲皆遇害宗從死者數十人伯升復

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比陽縣有

引精兵十萬南渡潢渚水鄺元注水經曰諸水二湖流注合為黃水又南

藍鄉經棘陽縣之黃渚聚又謂之黃渚水在今唐州湖陽縣蕭該音渚作諄者誤劉攽曰潢字據注唯當作

泚水光武紀  
作泚水音  
比

黃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

林見漢兵數敗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伯升甚患之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宜秋聚名在泚陽縣乃往為說合

從之執下江從之語在王常傳伯升於是大饗軍士

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

獲其輜重明日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

攻梁丘賜至食時賜陳潰阜軍墜見散走漢兵急追

之却迫潢渚水斬首溺死者二萬餘人遂斬阜賜王

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聞阜賜軍敗引欲

據宛伯升乃陳兵誓眾焚積聚破金甌破鼓行而前

甌示必死也鼓行而前言無所畏也史記曰項羽北救趙渡河沈船破釜甌與尤茂遇育

陽下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尤茂棄軍走伯升遂

進圍宛自號柱天大將軍王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

伯升邑五萬戶黃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

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像於塾旦起射之蕭該音義亦作塾引

字林塾門側堂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作塾案說文云射臬也廣雅塾的也塾音之允反自阜賜

歿後百姓日有降者眾至十餘萬諸將會議立劉氏

以從人望豪傑咸歸於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

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

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

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眾

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

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

非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

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為功遽自尊立為

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前書宋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非計

之善者也今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

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

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邛拔劔擊地

曰疑事無功史記曰趙武靈王欲被胡服肥義曰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日之議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即位拜伯升為大司徒

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平林後部攻新野

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為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

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五月

伯升拔宛六月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兄弟威名益

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

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劔視之繡衣御史申屠建隨

獻玉玦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竟不能發

及罷會伯升舅樊宏謂伯升曰咎鴻門之會范增舉

玦以示項羽史記曰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

舉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今建此意得無不善

乎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軼諂事更始貴將貴將朱鮪等也光

武深疑之常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伯

升部將宗人劉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

魯陽魯陽縣屬南郡今汝州魯山縣也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

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耶？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伯升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伯升，即日害之。有二子。建武二年，立長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十一年，徙章為齊王。十五年，追謚伯升為齊武王。章少孤，光武感伯升功業，不就撫育，恩愛甚篤。以其少賢，欲令親吏事，故使試守平陰令。試守者稱職滿歲為真。平陰縣屬河南郡，應劭云：在今洛陽縣東北。故曰平陰。魏文帝改為河陰。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濟州平陰縣東北五里，亦有平陰故城。遷梁郡太守。今宋州也。立

二十一年薨，謚曰哀王子。殤王石嗣。殤作建武二十

七年，石始就國。三十年，封石弟張為下博侯。永平十

四年，封石二子為鄉侯。石立二十四年，薨。子晃嗣。下

博侯張以善論議，十六年與奉車都尉竇固等。續漢志奉

車都尉比二千石。此擊匈奴後進者多害其能，數

被譖訴。建初中，卒。肅宗下詔褒揚之，復封張子它人

奉其祀。晃及弟利侯剛與母太姬宗更相誣告。章和

元年，有司奏請免晃。剛爵為庶人。徙丹陽。丹陽故郡城在今潤

州江寧縣東南。帝不忍，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白虎

通曰所以設屏何以自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宗尊為

小君諸侯之妻稱曰小君 宮衛周備出有輜輶之飾輜輶有擁蔽之車也

列女傳曰齊孝公華孟姬謂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珮內

飾則結綢繆所以正心一意自斂制也入有牖戶之固殆不至如諧者

之言何休注公羊傳曰如其事曰訴加誣焉曰諧 晃剛愎乎至行濁乎大

倫濁猶汗也倫理也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 甫刑三千莫大不孝朕不

忍置之于理其貶晃爵為蕪湖侯蕪湖解見章紀 削剛戶三

千於戲小子不勗大道控于法理以墮宗緒控引也墮毀也

其遣謁者收晃及太姬璽綬晃立十七年而降爵晃

卒子無忌嗣帝以伯升創大業而後嗣罪廢心常愍

之時北海亦絕無後及崩遺詔復二國永元二年乃

復封無忌為齊王是為惠王立五十二年薨子頃王

喜嗣立五年薨子承嗣建安十一年國除

論曰大丈夫之鼓動拔起其志致益遠矣若夫齊武

王之破家厚士豈游俠下客之為哉下客謂毛遂馮煖之徒也 其

慮將存乎配天之絕業而痛明堂之不祀也王者以遠祖配

天以父配上帝於明堂將以存其絕業復其祭祀 及其發舉大謀在倉卒擾

攘之中使信先成於敵人新野宰潘臨云請劉公一信而降 赦岑彭



以顯義

初彭守宛食盡降漢諸將欲誅之伯升曰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

封彭為歸德侯

若此足以見其度矣志高慮遠禍發所忽謂不

用樊宏光武之言忽輕也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

嗚呼古人以

蜂蠆為戒

蠆蝎也左傳臧文仲謂魯君曰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况國乎

蓋畏此

也詩云敬之敬之命不易哉

北海靖王興建武二年封為魯王嗣光武兄仲初南

頓君娶同郡樊重女字嫺都

嫺胡間反說文嫺雅也

嫺都性婉

順自為童女不正容服不出於房宗族敬焉生三男

三女長男伯升次仲次光武長女黃次元次伯姬皇

妣以初起兵時病卒宗人樊巨公收斂焉建武二年

封黃為湖陽長公主伯姬為寧平長公主元與仲俱

歿於小長安追爵元為新野長公主十五年追謚仲

為魯哀王興其歲試守緱氏令為人有明畧善聽訟

甚得名稱遷弘農太守亦有善政

續漢書曰弘農縣吏張申有伏罪興

收申案論郡中震慄時年早分遣文學循行屬縣理冤獄宥小過應時甘雨降澍

視事四年

上疏乞骸骨徵還京師奉朝請二十七年始就國明

年以魯國益東海

續漢書曰二郡二十九縣租入倍諸王也

故徙興為北

海王三十年封興子復為臨邑侯

臨邑縣屬東海故城在今濟州東亦

後漢書卷四十四 北海王傳

名馬坊城也 中元二年又封興二子為縣侯顯宗器重興

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立三十九年薨子敬王睦嗣

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之在

東宮尤見幸待人侍諷誦出則執轡乘輿尊者居中

興初禁網尚闊而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

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

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為愛翫歲終

遣中大夫奉璧朝賀中大夫王國官也續漢志曰中大夫比六百石無員掌奉王使

京都奉璧賀正月及使諸國本皆持節後去節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好孔也 召而謂之曰

朝廷設問寡人朝廷謂天子也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

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

子危我哉吁音于孔安國注尚書曰吁者疑怪之聲也此乃孤幼時進趣

之行也東觀記續漢書並云是吾幼時狂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

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

其能屈申若此初靖王薨悉推財產與諸弟雖王車

服珍寶非列侯制皆以為分然後隨以金帛贖之睦

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篇又善史

書當世以為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

著作

後漢書卷四十四 北海王傳

首

說文云牘書版也蓋長一尺因取名焉

立十年薨子哀王基嗣永平

十八年封基二弟為縣侯二弟為鄉侯建初二年又

封基弟毅為平望侯基立十四年薨無子肅宗憐之

不除其國永元二年和帝封睦庶子斟鄉侯威為北

海王奉睦後立七年威以非睦子又坐誹謗檻車徵

詣廷尉道自殺永初元年鄧太后復封睦孫壽光侯

普為北海王是為頃王延光二年復封睦少子為亭

侯普立七年薨子恭王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嗣

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初臨邑侯復名也好學能文章永

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

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復子駒駘及從兄平望侯毅

竝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駒駘入東觀與謁

者僕射劉珍與平望侯毅並在文苑傳著中興以下名臣烈士傳

駒駘又自造賦頌書論凡四篇

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舉孝廉為

蕭令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及光武起兵以事

告良大怒東觀記曰光武初起兵良搏手大呼曰我

欲詣納言嚴將軍叱上起去出閣令人視

之還白方坐啗脯良復謹呼上言不可謹露明旦欲

去前白良曰欲竟何時詣嚴將軍所良意下曰我為

詐汝耳當復何若乎曰汝與伯升志操不同今家欲危亾而反

其謀如是既而不得已從軍至小長安漢兵大敗良

妻及二子皆被害續漢書曰阜賜移書於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絢騎牛哭且行何足

賴更始立以良為國三老從入關更始敗良聞光武

即位乃亾奔洛陽建武二年封良為廣陽王五年徙

為趙王始就國十三年降為趙公頻歲來朝十七年

薨于京師凡立十六年子節王栩嗣栩音况羽反建武三

十年封栩二子為鄉侯建初二年復封栩十子為亭

侯栩立四十年薨子頃王商嗣永元三年封商三弟

為亭侯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商立二十三年薨子

靖王宏立十二年薨子惠王乾嗣元初五年封乾二

弟為亭侯是歲趙相奏乾居父喪私娉小妻小妻妾也又

白衣出司馬門坐削中丘縣王宮門有兵衛亦為司馬門東觀記曰乾私出

國到魏郡鄴易陽止宿亭令奴金盜取亭席金與亭佐孟常爭言以刃傷常部吏追逐乾藏逃金絞殺之懸其屍道邊樹相國舉奏詔書削中丘縣屬趙國故城在今刑州內丘縣西隨室諱忠故改為內焉時

郎中南陽程堅素有志行拜為乾傅堅輔以禮義乾

改悔前過堅列上復所削縣本初元年封乾一子為

亭侯乾立四十八年薨子懷王豫嗣豫薨子獻王赦

嗣赦薨子珪嗣建安十八年徙封博陵王立九年魏初以為崇德侯

城陽恭王祉字巨伯東觀記初名終後改為祉光武族兄春陵康

侯敞之子也敞曾祖父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

零道之春陵鄉為春陵侯買卒子戴侯熊渠嗣熊渠

卒子考侯仁嗣仁以春陵地執下溼山林毒氣上書

求減邑內徙東觀記曰考侯仁於時見戶四百七十六上書願減戶徙南陽留子男昌守墳

墓元帝許之元帝初元四年徙封南陽之白水鄉猶以春

陵為國名遂與從弟鉅鹿都尉回及宗族往家焉仁

卒子敞嗣敞謙儉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

荆州刺史上其義行拜廬江都尉南陽郡是荆州所管故刺史上其行

義也續漢書曰侯等助祭明堂以例益戶二百敞以有行義拜為廬江都尉也歲餘會族兄

安眾侯劉崇起兵安眾康侯丹長沙定王子王莽畏惡

劉氏徵敞至長安免歸國東觀記曰敞臨廬江歲餘遭旱行縣人持枯稻自言

稻皆枯吏強責租敞應曰太守事也載枯稻至太守所酒數行以語太守曰無有敞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耶敞怒叱太守曰鼠何先是平帝時敞

敢爾刺史舉奏莽徵到長安免就國

與崇俱朝京師助祭明堂平帝時王莽輔政裕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

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也崇見莽將危漢室私謂敞曰安

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同社稷傾覆至矣太后

春秋高天子幼弱謂元后平帝也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益

為此也做心然之及崇事敗做懼欲結援相黨乃為

社娶高陵侯翟宣女為妻宣丞相方進之子也襲父侯爵東觀記曰做為嫡子

終娶宣子女習為妻宣使嫡子姬送女入門二十餘日義起兵也會宣弟義起兵欲

攻莽南陽捕殺宣女社坐繫獄做因上書謝罪願率

子弟宗族為士卒先莽新居攝欲慰安宗室故不被

刑誅及莽篡立劉氏為侯者皆降稱子食孤卿祿孤者

特也卑於公尊於卿特置之故曰孤禮記上農夫食九人諸侯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

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也後皆奪爵及做卒社遂特見廢又不

得官為吏社以故侯嫡子行淳厚宗室皆敬之及光

武起兵社兄弟相率從軍前隊大夫甄阜盡收其家

屬繫宛獄及漢兵敗小長安社挺身還保棘陽甄阜

盡殺其母弟妻子更始立以社為太常將軍紹封春

陵侯從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劉嬰於臨涇

及更始降於赤眉社乃間行亡奔洛陽是時宗室唯

社先至光武見之歡甚東觀記曰社以建武二年三月見於懷宮建武二

年封為城陽王賜乘輿御物車馬衣服追諡做為康

侯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璽綬願以列侯奉先人  
祭祀帝自臨其疾社薨年四十三謚曰恭王竟不之  
國葬於洛陽北芒十三年封社嫡子平為蔡陽侯以  
奉社祀平弟堅為高鄉侯初建武二年以皇祖皇考  
墓為昌陵置陵令守視後改為章陵因以春陵為章  
陵縣十八年立考侯康侯廟比園陵置嗇夫嗇夫本鄉官主  
知賦役多少平其差品園詔零陵郡奉祠節侯戴侯  
陵置之知祭祀徵求諸事廟以四時及臘歲五祠焉臘歲終祭神之名也置嗇夫佐吏吏當  
史作各一人平後坐與諸王交通國除永平五年顯宗

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卒子真嗣真卒子禹嗣禹卒子  
嘉嗣

泗水王歙字經孫歙音許及反光武族父也歙子終與光

武少相親愛漢兵起始及唐子終誘殺湖陽尉更始

立歙從入關封為元氏王終為侍中更始敗歙終東

奔洛陽建武二年立歙為泗水王終為淄川王今淄州縣

也十年歙薨封小子燁為堂谿侯燁字林云灼也音充善反續漢志汝

南吳房縣有堂谿亭燁或作憚奉歙後終居喪思慕哭泣二十餘日

亦薨封長子柱為邳侯邳縣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邳音其紀反以奉終

祀又封終子鳳曲陽侯

曲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海州朐山縣西南歛從

父弟茂年十八漢兵之起茂自號劉先職亦聚眾京

密間

京縣屬河南郡鄭之京邑故城在今鄭州榮陽縣東南密縣屬河南郡故城在今密縣東南

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眾十餘萬人光武既至

河內茂率眾降封為中山王十三年宗室為王者皆

降為侯更封茂為穰侯茂弟匡亦與漢兵俱起建武

二年封宜春侯為人謙遜永平中為宗正子浮嗣封

朝陽侯

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

浮弟尚永元中為

征西將軍浮傳國至孫護無子封絕延光中護從兄

瓌與安帝乳母王聖女伯榮私通遂取伯榮為妻得

紹護封為朝陽侯位侍中及王聖敗貶爵為亭侯

安城孝侯賜字子琴光武族兄也祖父利蒼梧太守

蒼梧郡今梧州縣也

賜少孤兄顯報怨殺人吏捕顯殺之賜與

顯子信賣田宅同拋

晉交反

財產結客報吏

續漢書曰王莽時諸

劉抑廢為郡縣所侵蔡陽國益亭侯長醉詢更始父  
子張子張怒刺殺亭長後十餘歲亭長子報殺更始  
弟騫賜兄欲為報怨賓客轉劫人發覺州郡殺顯獄  
中賜與顯子信結客陳政等九人燔燒殺亭長妻子

四皆亾命逃伏遭赦歸會伯升起兵乃隨從攻擊諸

縣更始既立以賜為光祿勳封廣漢侯及伯升被害



代為大司徒將兵討汝南未及平更始又以信為奮  
威大將軍代賜擊汝南賜與更始俱到洛陽更始欲  
令親近大將狗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  
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浚勸  
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是日以賜為丞相  
令先入關修宗廟宮室還迎更始都長安封賜為宛  
王拜前大司馬使持節鎮撫關東二年春賜就國於  
宛典將六部兵伯升起置六部之兵後赤眉破更始賜所領六  
部亦稍散畔乃去宛保育陽聞光武即位乃西之武

關迎更始妻子將詣洛陽帝嘉賜忠建武二年封為

慎侯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十三年更增戶邑定封

為安成侯奉朝請以賜有恩信故親厚之數蒙讌私

時幸其第恩賞特異賜輒賑與故舊無有遺積帝為

營冢堂起祠廟置吏卒如舂陵孝侯二十八年卒子

閔嗣三十年帝徵封閔弟嵩為白牛侯白牛蓋鄉亭之號也今在

鄧州東也坐楚事謂楚王英謀反辭語相連國除閔卒子商嗣徙

封為白牛侯商卒子昌嗣初信為更始討平汝南因

封為汝陰王汝陰屬汝州南郡故城即今潁州郡汝陰縣也信遂將兵平定

江南據豫章光武即位桂陽太守張隆擊破之信乃

詣洛陽降以為汝陰侯永平十三年亦坐楚事國除

成武孝侯順字平仲光武族兄也父慶續漢志慶字翁敖春

陵侯敞同產弟順與光武同里閭閭里門也少相厚更始

即位以慶為燕王順為虎身將軍會更始降赤眉慶

為亂兵所殺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元

二年封成武侯成武縣屬山陽郡今曹州縣也邑戶最大租入倍宗

室諸家八年使擊破六安賊六安即廬州也因拜為六安太

守數年帝欲徵之吏人上書請留十一年卒帝使使

者迎喪親自臨弔子遵嗣坐與諸王交通降為端氏

侯端氏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澤州端氏縣西北遵卒子弇嗣弇卒無嗣國

除永平十年顯宗幸章陵追念舊恩封順弟子三人

為鄉侯初順叔父弘東觀記曰弘字孺孫先起義兵卒娶於樊氏皇

妣之從妹也生二子敏國與母隨更始在長安建武

二年詣洛陽光武封敏為甘里侯潁川潁上縣西北有甘城國為

弋陽侯弋陽縣屬汝南郡侯國也故城在今光州定城縣西也敏通經有行永

平初官至越騎校尉弘弟梁以俠氣聞東觀記曰梁字季少更

始元年起兵豫章欲徇江東自號就漢大將軍暴病

卒東觀記曰病筋攣卒

順陽懷侯嘉字孝孫光武族兄也父憲續漢志曰春憲字翁君

陵侯敞同產弟嘉少孤性仁厚南頓君養視如子後

與伯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及義兵起嘉隨更始

征伐漢軍之敗小長安也嘉妻子遇害更始即位以

為偏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

冠軍降之更始既都長安以嘉為漢中王扶威大將

軍持節就國都於南鄭眾數十萬建武二年延岑復

反攻漢中圍南鄭嘉兵敗走岑遂定漢中進兵武都

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

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寶為相從武都南

擊侯丹不利還軍河池下辨河池縣屬武都郡一名仇池今鳳州縣也下辨

縣名今成州同谷縣也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散關故城在今

陳倉縣南十里有散谷水因取名焉至陳倉嘉追擊破之更始鄧王廖

湛將赤眉十八萬攻嘉嘉與戰於谷口谷口縣故城今醴泉縣東

北四十里酈元水經注曰涇水東經九嶷山東中山西謂之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

遂到雲陽就穀李寶等聞鄧禹西征擁兵自守勸嘉

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禹曰孝孫素謹善少且親愛

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禹即宣帝旨嘉乃因來歙  
詣禹於雲陽三年到洛陽從征伐拜為千乘太守六  
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十三年封為順陽侯秋  
復封嘉子廡為黃李侯十五年嘉卒子參嗣有罪削  
為南鄉侯永平中參為城門校尉參卒子循嗣循卒  
子章嗣  
贊曰齊武沈雄義戈乘風以義舉兵乘風雲之會也倉卒匪圖  
我天工城陽早協趙孝晚同泗水三侯或恩或功  
後漢書卷之四十四

十月廿五日

後漢書卷之四十五

李王鄧來傳第五

李通字次元南陽宛人也世以貨殖著姓父守身長

九尺容貌絕異為人嚴毅居家如官廷續漢書曰守居家與子孫

尤謹閨門之內如官庭也初事劉歆好星歷識記為王莽宗卿師

平帝五年王莽攝政郡國置宗師以主宗室蓋特尊之故曰宗卿師也通亦為五威將

軍從事出補巫丞有能名王莽置五威將軍從事謂驅使小官也前書秦御史

監郡與蕭何從事辨之巫縣屬南郡故城在今夔州巫山縣北也莽末百姓愁怨通

素聞守說識云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私常懷之且居

家富逸為閭里雄以此不樂為吏乃自免歸及下江

新市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亦素好事乃共計議

曰今四方擾亂新室且亾漢當更興南陽宗室獨劉

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

光武避事在宛通聞之即遣軼往迎光武續漢書曰先是李通

同母弟申徒臣能為醫難使伯升殺之上恐其怨不欲與軼相見軼數請上乃強見之軼深達通意上乃許往意不安買半車佩刀懷之至通舍通甚悅握手得半車刀謂上曰一何武也上曰倉卒時以備不虞

耳光武初以通士君子相慕也故往荅之及相見共

語移日握手極歡通因具言讖文事光武初殊不意

未敢當之時守在長安光武乃微觀通曰即如此當

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矣度計度也音大各反因復備言

其計光武既深知通意乃遂相約結定謀議期以財

官都試騎士日漢法以立秋日都試騎士謂課殿最也翟義誅王莽以九月都試日勒車

騎士官士是也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前隊大夫謂南陽太丘賜也屬正謂梁

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守季於道病歿守

密知之欲亾歸素與邑人黃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

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

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

書歸歿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奔聞

之乃繫守於獄而黃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無狀謂禍大不

可名言其狀也不敢逃亾守義自信歸命宮闕臣顯願質守

俱東曉說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刎首以謝大恩

莽然其言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怒欲殺守顯

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南陽亦誅

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屍宛市時漢兵亦已大

合通與光武李軼相遇棘陽遂共破前隊殺甄阜梁

丘賜更始立以通為柱國大將軍輔漢侯從至長安

更拜為大將軍封西平王軼為舞陰王通從弟松為

丞相更始使通持節還鎮荊州通因娶光武女弟伯

姬是為寧平公主寧平縣屬淮陽國也光武即位徵通為衛尉

建武二年封固始侯拜大司農帝每征討四方常令

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修宮室起學宮五年春代王

梁為前將軍六年夏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

霸等十營擊漢中賊賊謂延岑也公孫述遣兵赴救通等

與戰於西城破之西城縣屬漢中郡也還屯田順陽順陽縣名屬南郡哀

帝改為博山故城在今鄧州穰縣西時天下畧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

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羣臣議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呂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亾之義功德最高海內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其夏引拜為大司空通布衣唱義助成大業重以寧平公主故特見親重然性謙恭常欲避權執素有消疾消消中之疾也周禮天官職曰春有瘠首疾鄭

玄庄云瘠酸削也

自為宰相謝病不視事連年乞骸骨帝每

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通復固辭積二歲乃聽上大司空印綬以特進奉朝請有司奏請封諸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太牢祠通父冢十八年卒諡曰恭侯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子音嗣音卒子定嗣定卒子黃嗣黃卒子壽嗣東觀記曰黃字作箕也李軼後為朱鮪所殺更始之敗李松戰歿唯通能以功名終永平中顯

宗幸宛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

安眾縣屬南陽郡故城在鄧州東謝

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策文嗟嘆以厲宗室安眾諸劉皆其後

竝受賞賜恩寵篤焉

論曰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李通豈知夫所欲而未識以道者乎夫天道性命

聖人難言之况乃億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微隱謂識文也

莊子曰猖狂妄行易無妄卦曰無妄之往何之矣鄭玄註云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無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即史記朱英曰代有無望之福又有無望之禍是也汗滅親宗以

缺一切之功哉停水曰汗言族滅而汗池之也缺音丘瑞反一切謂權時也昔

蒙毅負書不徇楚難戰國策曰吳楚戰於栢舉吳師入郢蒙毅奔入宮負離次之典

浮江逃於雲夢之中後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毅獻典五官得法百姓大化校蒙毅之功與存

國相若封之執圭蒙毅怒曰毅非人臣也社稷之臣也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弃於歷山也即

墨用齊義雪燕恥史記曰燕昭王伐齊濬王敗出亡燕人入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

宗廟下齊七十餘城其不下者唯獨莒即墨後齊田單以即墨擊破燕軍悉復所亡城故曰雪也彼

之趣舍所立其殆與通異乎

王常字顏卿潁川舞陽人也東觀記曰其先潁人常父博成哀間轉客潁川

舞陽因家焉王莽末為弟報仇命江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藉而逃也

也久之與王鳳王匡等起兵雲杜綠林中聚眾數萬

人以常為偏裨攻傷縣後與成丹張卬別入南郡藍



下江兵

口號下江兵續漢志曰南郡編縣有藍口聚王莽遣嚴尤陳茂擊破

之常與丹印收散卒入萇谿萇音力于反劫畧鍾龍間盛弘

之荆州記曰永陽縣北有石龍山在今安州應山縣東北又隨州隨縣東北有三鍾山也衆復振

引軍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上唐鄉名故城在今隨州棗陽縣東

北也遂北至宜秋續漢志曰南郡有宜秋聚也是時漢兵與新市平

林衆俱敗於小長安各欲解去伯升聞下江軍在宜

秋卽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

議大事成丹張印共推遣常伯升見常說以合從之

利以利合也常大悟曰王莽篡弑殘虐天下百姓思漢

故豪傑竝起今劉氏復興卽真主也誠思出身爲用

輔成大功伯升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

相結而去常還具爲丹印言之丹印負其衆皆曰大

丈夫旣起當各自爲主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歸漢

乃稍曉說其將帥曰往者成哀衰微無嗣故王莽得

承間篡位旣有天下而政令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

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

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

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

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亾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願敬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遂俱進破殺甄阜梁丘賜及諸將議立宗室唯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朱鮪張卬等不聽及更始立以常為廷尉大將

軍封知命侯別徇汝南沛郡還入昆陽與光武共擊

破王尋王邑更始西都長安以常行南陽太守事令

專命誅賞東觀記曰誅不從命封拜有功封為鄧王食八縣賜姓劉

氏常性恭儉遵法度南方稱之更始敗建武二年夏

常將妻子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甚歡勞之曰

王廷尉良苦良甚也言苦軍事也每念往時其更艱厄何日忘

之更經也艱厄謂帝敗小長安造常壁與常共破甄阜及王尋等也莫往莫來豈違

平生之言乎平生言謂常云劉氏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常乃久事更始不早歸

朝帝微以責之故下文云吾與廷尉戲耳詩衛風曰莫往莫來悠悠我思常頓首謝曰臣

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策馬馭也言始遇宜秋

後會昆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伯升與常深相結故

人同心其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謂以廷尉行赤

眉之難喪心失望謂赤眉入長以為天下復失綱紀

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

帝笑曰吾與廷尉戲耳吾見廷尉不憂南方矣謂南

乃召公卿將軍以下大會具為羣臣言常以匹夫興

義兵明于知天命故更始封為知命侯與吾相遇兵

中尤相厚善特加賞賜拜為左曹前書曰左右封山

桑侯山桑縣屬沛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

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

遷常為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

又詔常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

又與帝會任城因從破蘇茂龐萌進攻下邳常部當

城門戰一日數合賊反走入城常追迫之城上射矢

兩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

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降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其平沛

郡賊東觀記曰沛六年春徵還洛陽令夫人迎常於

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

書即拜常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絕席謂尊顯之

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常別擊破隗囂將高

峻於朝那朝那縣屬安定郡也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

降保塞羗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降之後

北屯故安拒盧芳故安縣屬涿郡故城在今易州易縣南也十二年薨于

屯所諡曰節侯子廣嗣三十年徙封石城侯石城故城在今

復州沔陽縣東南也永平十四年坐與楚事相連國除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也世吏二千石東觀記曰晨曾祖父

隆揚州刺史祖父父宏豫章都尉晨初娶光武姊元王

莽末光武嘗與兄伯升及晨俱之宛與穰人蔡少公

等讌語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

師公劉秀乎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

晨心獨喜東觀記曰晨與上共載出逢使者不下車使者怒頗加恥辱上稱江夏卒史晨更名

侯家承使者以其詐將至亭欲罪之新野宰潘叔為請得免及光武與家屬避吏

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晨因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

夏斬人此天亾之時也王莽地皇元年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有趨謹犯者斬無須

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也往時會宛獨當應邪光武笑不荅

後漢書卷四十五 登晨傳  
及漢兵起晨將賓客會棘陽漢兵敗小長安諸將多  
亡家屬光武單馬遁走遇女弟伯姬與其騎而奔前  
行復見元趣令上馬元以手撫曰行矣不能相救無  
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遇害漢兵退保棘  
陽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  
自富足何故隨婦家人入湯鑊中晨終無恨色更始  
立以晨為偏將軍與光武畧地潁川俱夜出昆陽城  
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二縣名屬河南郡京故城在今鄭州滎陽東鄭之京邑也密故城在滎陽東南也

更始北都

洛陽以晨為常山太守會王郎反光武自薊走信都  
晨亦間行會於鉅鹿下自請從擊邯鄲光武曰偉卿  
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我北道主人乃遣晨歸  
郡光武追銅馬高胡羣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  
積與迹同古字通用謂尋迹而射之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  
晨房子侯房子今趙州縣也帝又感悼姊沒於亂兵追封諡  
元為新野節義長公主立廟于縣西封晨長子況為  
吳房侯吳房今豫州縣也以奉公主之祀建武三年徵晨還  
京師數讌見說故舊平生為歡晨從容謂帝曰僕竟

辯之光武前語晨云何用知非僕乎故晨有此言也帝大笑從幸章陵拜光

祿大夫使持節監執金吾賈復等擊平邵陵新息賊

新息今豫州縣也四年從幸壽春留鎮九江晨好樂郡職由

是復拜為中山太守吏民稱之常為冀州高第中山屬冀

州於冀州所部郡課常為第一也十三年更封南繇侯繇音力全反入奉

朝請復為汝南太守十八年行幸章陵徵晨行廷尉

事從至新野置酒酣讌賞賜數百千萬復遣歸郡晨

與鴻郤陂數千頃田鴻郤陂名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翟方

進為丞相奏罷之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行它郡衍饒也明年

定封西華侯復徵奉朝請二十五年卒詔遣中謁者

備公主官屬禮儀漢官儀曰長公主官屬傳一人員吏五人騶僕射五人私府長食官

長永巷令家令各一人也招迎新野主竟與晨合葬於北芒乘輿

與中宮親臨喪送葬諡曰惠侯小子棠嗣後徙封武

當棠卒子固嗣固卒子國嗣國卒子福嗣永建元年

卒無子國除

來歙字君叔歙音許及反南陽新野人也六世祖漢有才

力武帝世以光祿大夫副樓船將軍楊僕擊破南越

朝鮮父仲東觀記仲作冲哀帝時為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

歆光武甚親敬之數共往來長安漢兵起王莽以歆  
 劉氏外屬乃收繫之賓客共篡奪得免更始即位以  
 歆為吏從入關數言事不用以病去歆女弟為漢中  
 王劉嘉妻嘉遣人迎歆因南之漢中更始敗歆勸嘉  
 歸光武遂與嘉俱東詣洛陽帝見歆大歡即解衣以  
 衣之東觀記曰解所被襜褕以衣歆也拜為太中大夫是時方以隴  
 蜀為憂獨謂歆曰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道  
 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畧未知所任其謀  
 若何歆因自請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

以漢為名今陛下聖德隆興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

青之信楊子法言曰聖人之言明若丹青也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亾

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建武三年歆始使隗囂五年

復持節送馬援因奉璽書於囂既還復往說囂囂遂

遣子恂字伯春隨歆入質拜歆為中郎將時山東畧定帝謀

西收囂兵與俱伐蜀復使歆喻旨囂將王元說囂多

設疑故久允豫不決允豫不定之意也說文曰允允行貌也音淫東觀記曰狐疑不

也決歆素剛毅遂發憤質責囂曰質正也國家以君知臧

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遣伯春委質

器子恂字伯春是臣主之交信也。今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

滅之計。叛主負子，違背忠信乎？吉凶之決在於今日。

欲前刺囂，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

去，囂愈怒。王元勸囂殺歙，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

王遵諫曰：「愚聞為國者慎器與名，為家者畏怨重祔。」

器車服也，名爵號也。言名與器不可妄授也。俱慎名器，則下服其命，輕用

怨禍，則家受其殃。今將軍遣子質漢，內懷它志，名器

逆矣。外人有議欲謀漢使，輕怨禍矣。古者列國兵交，

使在其間。左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所

以重兵貴和而不任戰也。何況承王命籍重質而犯

之哉？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光武之姑

也。害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

骸。易子之禍。左傳曰：楚使申丹聘齊，不假道於宋。華

之遂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告子反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也。小國

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

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

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八年春，歙與

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



洛陽一作洛陽

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圍中

番須圍中並地名音番

幸雍通回中道前書音義曰

徑至洛陽

徑直也

斬囂守

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東觀記曰上聞得略陽甚

悅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然上以畧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也乃

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

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為兵囂盡銳攻之自

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

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

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

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

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

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高帝十年陳稀

反於趙代其將多賈人帝多以金購稀將皆降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

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

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糧運東觀記曰詔於汧積穀六

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

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武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尚

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

也解見光武紀隗囂支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初王

莽世羌虜多背叛而隗囂招懷其酋豪遂得為用及

囂亡後五谿先零諸種數為寇掠皆營塹自守州郡

不能討歙乃大修攻具率蓋延劉尚及太中大夫馬

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

萬餘頭穀數十萬斛又擊破襄武賊傅栗卿等襄武縣屬

隴西郡也隴西雖平而人飢流者相望流謂流離以就食也歙乃傾

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而涼州流

通焉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

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

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

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

卿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

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

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

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願

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肖似也不似猶不賢也終恐被罪陛

覽攬也

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覽涕乃賜策曰中郎將來歙攻戰連年平定羗隴憂國忘家忠孝彰著遭命遇害嗚呼哀哉使太中大夫贈歙中郎將征羗侯印綬諡曰節侯謁者護喪事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以歙有平羗隴之功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為征羗國焉征羗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也子襄嗣十三年帝嘉歙忠節復封歙弟由為宜西侯東觀記曰宜西鄉侯襄子稜尚顯宗女武安公主稜早歿襄卒以稜子歷為嗣

論曰世稱來君叔天下信士夫專使乎二國之間豈厭詐謀哉而能獨以信稱者良其誠心在乎使兩義俱安而已不私其功也

歷字伯珍少襲爵以公主子永元中為侍中監羽林

右騎羽林騎武帝置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見前書永初三年遷射聲

校尉永寧元年代馮石為執金吾延光元年尊歷母

為長公主二年遷歷太僕明年中常侍樊豐與大將

軍耿寶侍中周廣謝暉等共讒陷太尉楊震震遂自

殺歷謂侍御史虞詡曰耿寶託元舅之親寶女弟為清河王慶

姬即安帝嫡母也故寶於帝為元舅焉

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傾側

姦臣誣奏楊公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遂絕周廣謝暉不與交通時皇太子驚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以為聖舍新繕修犯土禁不可久御聖及其女永與大長秋江京及中常侍樊豐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聖永遂誣譖男吉皆幽囚歿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等數為歎息京豐懼有後害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召公卿以下會議廢立耿寶等承旨皆以為太子當廢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帝不從宿留猶停留也宿留音秀溜是日遂廢太子為濟陰王時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中傅高梵等梵音扶汎皆以無罪徙朔方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殺音丁外反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張張音丑羊反第五頡頡音下結反中散大夫曹成諫議大夫李尤符節令張敬續漢書曰符節令秩百石持書

侍御史龔調

續漢志曰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也

羽林右監孔顯

漢官儀羽

林左右監屬光祿也

城門司馬徐崇衛尉守丞樂闡

守丞兼守之丞也

長樂未央殿令鄭安世等十餘人

續漢志曰未央殿令一人長樂殿令一人主乘

與馬也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龔調據法律明

之以為男吉犯罪皇太子不當坐帝與左右患之乃

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

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讎

譁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

廷廣開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反當顯

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

歷怫然

字林曰怫鬱也怫音扶勿反

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

復背之

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言其諫何乃相背也

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

復輾轉若此乎

周禮曰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輾轉不定也詩曰展轉反側

乃各

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帝大怒乃免歷兄

弟官削國租黜公主不得會見歷遂杜門不與親戚

通時人為之震慄及帝崩閻太后起歷為將作大匠

順帝即位朝廷咸稱社稷臣於是遷為衛尉殺諷劉

瑋間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倂

倂音丑良反

施延

陳光趙代等竝為公卿任職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  
師厚加賞賜籍建高梵等悉蒙顯擢永建元年拜歷  
車騎將軍弟祉為步兵校尉超為黃門侍郎三年母  
長公主薨歷稱病歸第服闋復為大鴻臚陽嘉二年  
卒官子定嗣定尚安帝妹平氏長公主順帝時為虎  
賁中郎將定卒子虎嗣桓帝時為屯騎校尉弟豔字  
季德少好學下士開館養徒少歷顯位靈帝時再遷  
司空

贊曰李鄧豪贍舍家從讖

鄧晨代以吏二千石為豪李通家富為贍也

少

公雖字宗卿未驗

孚信也言蔡少公論讖其事雖信而李守被誅是未驗也

王常

知命功惟帝念

王常更始中為知命侯後歸朝上錄其功封為列侯故曰帝念

款款

君叔斯無言玷

玷缺也

方獻三捷永墜一劍

小雅采薇詩曰豈敢

定居一月三捷

甲子年十一月廿六日風烈

